

乾
隆
大
藏
經



釋淨空敬題





龍

藏

此土著述

御製

佛光恩照三千大千
恒沙法界普度衆生
身心安泰年時豐稔
日月升恒乾坤清寧
上下樂利中外協和
萬善圓成情與無情
大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隨緣徧滿
悉證菩提
風雨調順
百昌蕃熾
庶物咸亨
同登正覺

第一〇六冊目次

諸宗部此土著述

一六〇一五燈會元五十七卷

宋大川濟纂

卷第三八、卷第五七

一、四三三

一六〇二護法論一卷

宋張商英述

四三四、四六六

重刻護法論題辭

四三四、四三五

護法論後序

四三六、四三七

護法論後序

四六三、四六六

一六〇三佛遺教經論疏節要一卷

宋淨源節要 明袞宏補註

四六七、四九八

佛遺教經施行敕

唐太宗御製

四六七

一六〇四天台傳佛心印記一卷

元懷則述

四九九、五一四

附：淨土境觀要門

五〇七、五一三

附：一心三觀

五一四

一六〇五廬山蓮宗寶鑑十卷

元普度編

五一五、六六〇

蓮宗寶鑑序

五一五、五一六

一六〇六肇論新疏十卷

元文才述

六六一、八〇五

一六〇七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十卷

元王古撰

八〇六、一〇一八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序偈……………元王古撰……………八〇六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序……………八〇七、八一〇

一六〇八妙法蓮華經要解二十卷……………一〇一九、一三六五

妙法蓮華經要解科文一卷……………一〇一九、一〇三一

大乘妙法蓮華經弘傳序科文……………一〇一九

妙法蓮華經要解十九卷……………元戒環解……………一〇三二、一三六五

卷第一、卷第一九……………一〇三二、一〇四四

妙法蓮華經要解序……………及南撰……………一〇三二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祥邁註……………一〇三三、一〇四〇

要解(卷一)……………一〇四一、一〇四四

(一)序品(卷二)……………一〇四五、一〇六五

(二)方便品(卷三)……………一〇六六、一〇九〇

(三)譬喻品(卷四、五)……………一〇九一、一二二六

(四)信解品(卷六)……………一二七、一二四五

(五)藥草喻品(卷七)……………一二四六、一五五六

(六)授記品(卷七)……………一五六、一六三

(七)化城喻品(卷八、九)……………一六四、一九一

(八)五百弟子授記品(卷一〇)……………一九二、二〇一

(九) 授學無學人記品(卷一〇)	一二〇	一	一二〇七
(十) 法師品(卷一〇)	一二〇	七	一二一六
(十一) 見寶塔品(卷一一)	一二一	七	一二二七
(十二) 提婆達多品(卷一一)	一二二	七	一二三三
(十三) 持品(卷一一)	一二三	四	一二三八
(十四) 安樂行品(卷一二)	一二三	九	一二五五
(十五) 從地涌出品(卷一三)	一二五	六	一二六五
(十六) 如來壽量品(卷一三)	一二六	五	一二七三
(十七) 分別功德品(卷一四)	一二七	四	一二八三
(十八) 隨喜功德品(卷一五)	一二八	四	一二八八
(十九) 法師功德品(卷一五)	一二八	八	一二九九
(二十) 常不輕菩薩品(卷一六)	一二三	〇	一三〇六
(二十一) 如來神力品(卷一七)	一二三	〇	一三一
(二十二) 囑累品(卷一七)	一二三	一	一三一三
(二十三) 藥王菩薩本事品(卷一七)	一二三	一	一三二六
(二十四) 妙音菩薩品(卷一八)	一二七	一	一三三四
(二十五)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卷一八)	一二三	四	一三四五
(二十六) 陀羅尼品(卷一九)	一三四	六	一三五〇

(二十七) 妙莊嚴王本事品(卷一九)	一三五〇	一三五六
(二十八) 普賢菩薩勸發品(卷一九)	一三五七	一三六五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八

石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纘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

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豈劣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

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譚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怱怱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

則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

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

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

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栢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太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甌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劔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

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

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峰闍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鼇山也邪。比至沂芙

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叅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

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
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
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
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
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點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
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恁麼。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
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朧裏。泐
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
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
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
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
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
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

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
利如珠。排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大眾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
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
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
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
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

更嫌何處不風流。吐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舍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

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

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旣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

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荅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水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瘞子喫苦瓜。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叅芙蓉求指心要。荅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鑒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眾。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驛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蓮驚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荅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